

魏

志

魏志

三少帝紀第四

魏志

國志四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

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

青龍三年立為齊王景初二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乃

卽

皇后

良

西

寮

萬曆二十四

異物志曰

自

按列了
謂皇子以為無

此物傳之者安
蕭古曰皇子果
於自信果於証
理或以親文之
識豈未讀此乃
著論以明其不
然耶

搜神記

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
於炎火之
古有火浣

此山草木之皮泉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
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
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
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

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

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臣松之昔從征

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

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

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為
又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

山長二十
十里
皆生不燼之木

重百斤

火
人中色洞
時出外

而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為布

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達西破蜀虜

滅公孫淵功蓋
內昔司成建保傳之官近漢顯宗崇寵張

禹所以優隆雋
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為太傅持節統兵都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三十一
奇則

晉初受禪即
用魏廟

小橋本以背
天下臣子絕

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為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也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為新沓縣以居之

秋七月上始親臨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南將軍為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

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已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乞祖制所由一夏正於數為得天其以

為正始元年正月建丑月為後十二月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

資為左右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為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

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秋

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為今出黃金銀物百

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淵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寇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

率眾拒之于寶晉紀曰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

諸葛瑾步騭寇祖中琮已夜走而樊圍急宣王曰祖中民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一月不解此危

也請自討之論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挫於堅城之

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

御之此為...軍不能而任之此為覆軍今疆場騷動民心
一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送津陽
明外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
於是乃令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
之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

六月辛丑退己卯以征東將軍王凌為車騎將軍冬十二月
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甲申南
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冬十二月魏郡地

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皇后
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食之既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真

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
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
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
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
典韋於太祖廟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倭弼呼遣使奉獻

二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眾征蜀夏四月朔日有蝕之
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
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
軍還秋八月秦王詢薨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
縣以居之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

臣松之以為故魏氏配饗不及荀彧蓋以其末年異議
位非魏臣故也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

萬曆二十四年刊 鬼志曰 萬中

安漢先生云即
此一端亦可為文
著此雪 按遺
節嘉亦以此規
臣也至景元三
年復祀嘉蓋

司馬氏以屬其
當獨祀章者
加之死事也

則未詳厥趣也徐佗謀逆而許褚心動忠誠之至遠同於
小碑且潼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祀章
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

已酉復秦國為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儼為司

空夏四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為司空癸巳以左光

祚大夫劉放為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為衛將軍冬十

一月裕祭太祖廟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

亥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

日大會羣臣其令大傅乘輿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歲貊皆

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戊申詔曰屬到

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癯疾殘病所謂天民之

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為良民

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

臣松之案帝初即位有詔官奴婢六十以上免為良人既

有此詔則宜遂為永制七八年間而復貨年七十者且七

十奴婢及癯疾殘病竝非可售之物而鬻之於市此皆事

之難解

已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

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

期於通利聞乃撾捶老小務崇脩飾疲困遠離以至哀歎吾

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勅之冬十

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詔殊古建

帝即位五年
三經自八年以後
頗事游燕繼以
君臣相猜與聖
而位亦替日矣

安溪先生云蜀人耕渭濁水安堵而陸議米然之徒但能釣殺居處遠敵而退甚哉其遠不相若也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朱然入柵中斬獲數千柵中民吏萬餘家渡沔司馬宣王謂曹爽曰若便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脩守沔南留民沔北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則安危池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不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鈔柵中君將何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然後襲破之袁淮言於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校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爲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爲池舟楫爲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畋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敢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

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疆當今宜捐淮漢以南退却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修民一陵其國不足爲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爲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嗚吠之驚乎遂不徙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平陽郡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

平陽之名始此安溪先生云晏之言自可傳緬惟曹爽何鄭一業蓋亦熱戰勢成之後而錄其

瑕甚其罪可當
日是非之定未
必爾也。按史家
於平叔等既於
真傳中附見不
能為之平反特
錄此奏于紀如
其人不欲盡沒
其官定于異同之
口耳

此晏字乃衍文
孔又字元休見
第十六卷注中
圖近下統言晏
而說也

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
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
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
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曠譬之社鼠。考
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
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
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
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又奏曰。禮天子
之宮。有斷磐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
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
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

晏又咸因闕以進規諫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
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四月。以司
空高柔爲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
車騎將軍王凌爲司空。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

孫盛魏世籍曰。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
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義武衛將軍
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
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
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
在爽傳。丙午。大赦。丁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爲丞相。固讓乃止。

莽之殺頃。其
族與皆於其
中外彈劾。梓
受之。

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為丞相增邑萬戶羣臣奏事不得稱名如漢霍光故事太傅上書辭讓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憑賴天威摧弊姦凶贖罪為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於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違越先典革聖明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況當臣身而不固爭四方議者將謂臣何書十餘上詔乃許之復加九錫之禮太傅又言太祖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之君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

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以司空王凌為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致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為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月彪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為大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更以官為次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最

火章云陳泰當
作州泰元伯本傳
其載前後歷
官未嘗曲郡又
嘉平中方代即
誰為雍州刺史
安得與基同
破吳之功乎州泰
事疏附郭艾傳
後其為新城太
守見註中

在上十二月以光祿勳鄭冲為司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為大將軍二月

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于武庫屋上

漢晉春秋曰初孫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征淮南壞不

復修是歲諸葛恪帥軍更於隄左右結山挾築兩城使全

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諸葛誕言於司馬景王曰致人而

不致於人者此之謂也今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

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

獲也景王從之

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

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眾軍於東

關不利而還

漢晉春秋曰毋丘儉王昶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

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

罪悉原之時司馬文王為監軍統諸軍唯削文王爵而已

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并州并力討格景王從之未集

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為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

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於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習鑿齒

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已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

夫民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諱敗

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

是楚再敗而晉再克也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

御國則朝無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

百敗可也况於再乎

懿死師初立眾
心未附自不得
不爾

本從胡字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孚拒之

漢晉春秋曰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或似彊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勅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

西界

秋七月恪退還

是時張特守新城魏略曰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爲能也欲遣還護軍會毋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爲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頃之特還乃夜

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

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郭脩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姜維寇鈔脩郡爲所執略往歲僞大將軍費禕驅率羣衆陰圖闕關道經漢壽請會衆賓脩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聶政功逾介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褒寵所以表揚忠義祚及後胤所以獎勸將來其追封脩爲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謚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錠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世焉

魏氏春秋曰脩字孝先素有業行著名西州姜維劫之脩不爲屈劉禪以爲左將軍脩欲刺禪而不得親近每因慶賀且拜且前爲禪左右所遇事輒不克故殺禕焉 臣松之以爲古之舍生取義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懷德投命無悔或利害有機奮發以應會詔所稱聶政介子是也事非斯類則陷乎妄作矣魏之與蜀雖爲敵國非有趙襄滅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且劉禪凡下之主費禕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無關於興喪郭脩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獲於蜀旣不能抗節不辱於魏又無食祿之責不爲時主所使而無故規規然糜身於非所義無所加功無所立可謂折柳樊圃其狂也且此之謂也

自帝卽位至于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

紀

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

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格格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勅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爲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名募通使越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揚執楚有隕無貳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爲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辛亥大赦三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爲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特進妻田氏爲宣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

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 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略許允

芳臨御教載非
若昌邑始徵若
果君德有闕播
惡於眾師何難
執以為辭今稱
太后之令於承第
之私有以知其為
誣矣

此年春與李豐事相連豐既誅即出允為鎮北將軍未發
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追殺之允此秋不得故為
領軍而建此謀

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
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詭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
敘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
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于齊
以避皇位

魏書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會議羣
臣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諸君其若王室何咸
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
稷以濟四海二代之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亦

唯公命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
與羣臣共為奏永寧宮曰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大
將軍武陽侯臣師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臣
沖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
太常臣晏衛尉昌邑侯臣偉太僕臣疑廷尉定陵侯臣繁
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瓌永寧衛尉臣禎永寧
太僕臣閔大長秋臣模司隸校尉潁昌侯臣曾河南尹蘭
陵侯臣肅城門校尉臣慮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武衛將
軍安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將軍昌武
亭侯臣廙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校尉臨晉侯臣建
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越騎校尉睢陽侯臣初長水校
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顓臣豐博平侯臣表侍中

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散騎常侍臣瓌臣儀關內侯臣芝
尚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毓尚書關內侯臣觀臣
殿長合鄉侯臣亮臣贊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中丞臣鈐
博士臣範臣峻等稽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
永安萬國三祖勲烈光被六合皇帝卽位纂繼洪業春秋
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色廢捐講學棄辱儒士
日延小優郭懷素信等於建始芙蓉殿前裸袒遊戲使與
保林女尚等爲亂親將後宮瞻觀又於廣望觀上使懷信
等於觀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
上以爲讌笑於陵雲臺曲中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宣曲
觀呼懷信使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
無別使保林李華劉勲等與懷信等戲清商令令狐景呵

華勲曰諸女土左右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華勲數讒毀
景帝常喜以彈彈人以此恚景彈景不避首目景語帝曰
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妃后游戲無度至乃共觀倡
優裸袒爲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爲陛下計耳帝
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耶太后何與我事使人燒鐵灼景
身體皆爛甄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爲皇后太后更欲外
求帝恚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后皆從所愛耳太后必違
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卒待張皇后疏薄太后遭合陽君
喪帝日在後園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龐熙
諫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
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何皇太后還
北宮殺張美人及馮婉帝恚望語景等太后橫殺我所寵

委志四
愛此無復母子恩數往至故處啼哭私使暴室厚殯棺不
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
後園竹間戲或與從官攜手共行熙白從官不宜與至尊
相提挈帝怒復以彈彈熙日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
省左右曰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來問輒詐令黃門答言在耳景
熙等畏恐不敢復止更共諂媚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敘
亂男女之節恭孝彌頽凶德浸盛臣等憂懼傾覆天下危
墜社稷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
請依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祚宜歸藩于
齊使司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昧死
以聞奏可

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內
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

魏略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
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
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
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
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
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
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
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
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
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

以爲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名羣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二日待璽綬於溫事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

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爲明皇帝嗣

魏書曰景王復與羣臣共奏永寧宮曰臣等聞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鄉公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率土有賴萬邦幸甚臣請徵公詣洛陽宮奏可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

府褒尚書亮侍中表等奉法駕迎公于元城 魏世譜曰

晉受禪封齊王爲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謚曰厲公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郟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答拜僂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遂步至太極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卽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

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景王私曰上何

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夙祇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弘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乂皇家俾朕蒙闡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于上兆民聽于下朕雖不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

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劔履上殿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閏月己亥破欽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

世語曰大將軍奉天子征儉至項儉既破天子先還臣松之檢諸書都無此事至諸葛誕反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耳故發詔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爲前比知

明帝已後始有此行也案張璠虞溥郭頌皆晉之令史璠
頌出爲官長溥鄱陽內史璠撰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
觀溥著江表傳亦粗有條貫惟頌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
宮商最爲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千寶孫盛等多
采其言以爲晉書其中虛錯如此者往往而有之

壬子復特赦淮南士民諸爲儉欽所誣誤者以鎮南將軍諸
葛誕爲鎮東大將軍司馬景王燕于許昌二月丁巳以衛將
軍司馬文王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甲子吳大將孫峻等衆號
十萬至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
都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爲列侯
甲戌以征南大將軍王昶爲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
軍胡遵爲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征東大將軍八月

自師昭東改
二方對東閩泚
西妻敗最甚

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
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
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爲後繼九月庚
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各
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
乃令蜀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
數或沒命戰場冤魂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
爲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
卹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
漏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
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
戰將吏士民或臨陣戰亡或沈溺洮水骸骨不收棄于原野

委三六四
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將軍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
次鉤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王林薨

魏氏春秋曰二月丙辰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

顓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

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顓等曰有夏既

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

帥豪雋芟夷秦項包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

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顓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

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緣前緒興復

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之君

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帝曰自古帝王

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

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懸殊少康殷宗中興之

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

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

之後降為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

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

仁豈濟斯勲漢祖因土崩之勢杖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

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

則囚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

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

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顓
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

傳哉
言論之間慨慕
少康則流涕者
在矣其亦机事
不密之端乎

公無一息不忘
司馬也故堅議
激昂

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
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
者之雋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
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優宜如
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
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慝不德於民
澆犍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
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
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
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勲如
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
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

少康大雅兼才

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漢祖哉但夏書淪
亡舊文殘缺故勲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
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行自非大雅兼才
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
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
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
不宜陛下旣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
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于後帝曰吾學不
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
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
次焉

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丙辰

陳氏詳書
學問難於紀
蓋亦深致
之意

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
聖重之為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
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
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黃帝
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
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于其中
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
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
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
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
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易為不合以了學者
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

問對俱屬似
今詳述通卷
語耳志為詮
頗覺詳也
不如將火廉一段
增入本志為有
色也
安溪先生云曲
說

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
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
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為無衣裳但聖人
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王之時人寡而禽獸眾故取
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眾而禽獸寡是以作為衣
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為天而復為金為玉為老馬與細
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
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曰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
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
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
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
為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

順考古道非其經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恩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洎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鰥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旣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脩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

安溪先生云此又便是不切之問無益之辯小慧偏見非遠歎

爲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

帝集載帝自敘始生禎祥曰昔帝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胤末流謬爲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前喆聊記錄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暉光爰有黃氣烟煜於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爲上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煜之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弔顛覆厥度羣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懼古人有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烝嘗

傅暢晉諸公贊曰帝

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名秀爲儒林丈人沈爲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

命集會元板作使

五月鄴及上谷並言甘露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爲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秋七月己卯衛將軍胡遵薨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於上邽詔曰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克無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宴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爲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爲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鄭沖爲

委六四
三
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為司空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薨夏四月癸卯詔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為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為忠義都尉以旌殊行甲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司空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道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紛良用反反其原道等主者宜勅自今以後羣臣皆當玩習古義脩明經典稱朕意焉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丙子赦淮南將吏士民為誕所誑誤者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為凶亂盪覆揚州昔黥布逆叛漢祖親戎隗躡違戾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蜀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速定醜虜時寧東夏巳卯詔曰諸葛誕造構逆亂迫脅忠義平寇將軍臨渭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突出忠壯勇烈所宜加異其進會爵鄉侯蕃封亭侯六月乙巳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羨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為上將畏天知命深鑒禍福翻然舉衆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以加之其以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袞冕赤舄事從豐厚

臣松之以為壹畏逼歸命事無可嘉格以古義欲蓋而名彰者也當時之宜未得遠遵式典固應量才受賞足以疇其來情而已至乃光錫八命禮同台鼎不亦過乎於招攜

時淮南引吳為援壹遠來奔故司馬氏蓋以壹寵之其以招誘來者

致遠又無取焉何者若使彼之將守與時無嫌終不悅於
殊寵坐生叛心以叛而愧辱孰甚焉如其憂危將及非奔
不免則必逃死苟存無希榮利矣然則高位厚祿何爲者
哉魏初有孟達黃權在晉有孫秀孫楷達權爵賞比壹爲
輕秀楷禮秩優異尤甚及至吳平而降黜數等不承權與
豈不緣在始失中乎

甲子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
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秀
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行秋八月詔曰昔燕刺
王謀反韓誼等諫而死漢朝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主
簿宣隆部曲督秦絜秉節守義臨事固爭爲誕所殺所謂無
比干之親而受其戮者其以隆絜子爲騎都尉加以贈賜光
示遠近以殊忠義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等
率衆降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三月詔
曰古者克敵收其屍以爲京觀所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漢
孝武元鼎中改桐鄉爲聞喜新鄉爲獲嘉以著南越之亡大
將軍親搃六戎營據丘頭內夷羣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
振四海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爲武丘明以武平亂
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義也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
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六
月丙子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劫質故太守東里袞功
曹應余獨身捍袞遂免於難余顛沛殞斃殺身濟君其下司
徒署余孫倫吏使蒙伏節之報

楚國先賢傳曰余字子正天姿方毅志尚仁義建安二十三年爲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袞當擾攘之際逆竄得出音卽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袞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悖造爲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爲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以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沒無恨因仰天號哭泣涕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袞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狀并脩祭馘太祖聞之嗟嘆良久下荊州復表門閭賜穀千斛袞後爲于禁司馬見魏略游說傳

于卯大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爲司空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

漢晉春秋曰帝乞言於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旣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於言行夫大人者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况於人乎祥事別見呂虔傳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爲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爲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敘爵莫美於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

宋本一無下
誠二字

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
 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
 孫小同以為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
 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迹
 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
 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敘前後明詔
 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 魏氏
 春秋曰小同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
 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文王猶疑而鳩之卒鄭玄注
 文王世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
 樂記曰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 蔡邕明堂論云更
 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為更嫂字

女傍叟今亦以為更以此驗知應為叟也 臣松之以為

邕謂更為叟誠為有似而諸儒莫之從未知孰是

是歲青龍黃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咸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
 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

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留王峻薨冬十月丙寅分新

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

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丑高貴鄉

公卒年二十

賦潛龍便非
潛龍矣

公千傳曰公
憂何以不地不
忍言也書高
貴鄉公卒其
猶有良史之
風吹袖文犯
若直書之則
得以歸獄於
成濟公卒

之下詳載詔表
則其宜及自者
而司馬之罪益
無可逃所謂
微而顯順而
辯也史通論
之蓋未識史
例之深旨
或以公是舉失
之輕脫正使院
忍不發亦不
過非陳留王
耳吾殊健其
決也

趙高以後復
見此事王莽
梁真隱行鴆
去未有如此
之顯著也
正直謂當入
直

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關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為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第屯騎校尉佃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劔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

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悲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臣松之以為習鑿齒書雖最後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載習語以其餘所言微異者次其後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干寶晉紀曰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魏氏春秋曰戊子夜帝自將宄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會雨有司奏却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

太后遂拔劍升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莫敢逼充帥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霆晦冥魏末傳曰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放仗濟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車下

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髦以爲明帝嗣見其好書疏文章異可成濟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謫吾遂隔絕兩宮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天地所覆載吾卽密有令語大將軍不可以奉宗廟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將軍以其尚幼謂當改心爲善殷勤執據而此兒忿戾所行益甚舉弩遙射吾宮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前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次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爲弒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行酖毒重相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

國語曰業武陵人後爲晉中護軍

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之危殆過於累卵吾老寡豈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帝遺意不遂社稷顛覆爲痛耳賴宗廟之靈沈業卽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陣間爲前鋒所害此兒旣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

觀此二語沈業方爲司馬借以自解于天下幾與成濟全戮矣

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爲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當令內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尚書王經凶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庚寅太傅孚大將軍文王太尉柔司徒沖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遏姦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於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爲可加恩以王禮葬之太后從之

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灑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旒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臣松之以爲若但下車數乘不設旌旒何以爲王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

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辛卯羣公奏太后曰殿下聖德光隆寧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書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癸卯大將軍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寵太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大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卽勅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二事上

安溪先生云自明帝即位下繼太宗之詔惡禱而憑國統三絕豈有弱冠登極而宿慮此者其戒心殺不可不慎按以親疎論是時不後尚有人璠爲字之子則操後也當時惟昭之指昭禱遠安敢議矣

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身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卽駱驛申勅不得迫近輦輿而濟遽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隕墜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勅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

魏氏春秋曰成濟兄弟不卽伏罪袒而升屋醜言悖慢自下射之乃殪

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得便爲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愴故聽如所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末也

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焉後擢爲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軍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明日發至滎陽數日而難作

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君之爲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奏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字子也甘露三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甲寅入於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卽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

高貴卿公秩
尚之事欽穆
猶親見之常
道卿公燕趙王
太安元年則又
晉宣大亂趙王
倫盜篡反正之
後也

少章云續漢書
書曰曰騰父名
節太和詔書所
稱處士君者也
於顯穆為高祖
不應慮顯穆名
上犯祖諱疑有
一誤
章表祿臣於心
有所不安不臣
可也當更取此
魏清河王事

參之不至如周
世宗之野差
順耳。禮文王
世子。偏曰与族
漢公与父兄上國
又曰公与族燕則
以齒而孝弟之
道達矣又曰公
族朝于內朝東
面北上臣有貴
者以齒所謂
朝之也

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奏諸羣從子弟
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已
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帝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謚夫人
為獻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右
僕射王觀為司空冬十月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
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
又當為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況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
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有司奏以為
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
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
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於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
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為燕王

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覲之
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
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軌儀於
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
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
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羣后上
遵正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丞丞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
可普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以司隸
校尉王祥為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
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進爵晉公
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於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於侯和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廷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夏五月詔曰蜀叢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剥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爲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跋討若擒維便當東西並進掃

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癸卯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會率衆伐蜀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沖爲太保壬子分益州爲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司徒皇太后崩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壬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於蜀爲衆所討鄧艾亦見

殺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爲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顛爲司空己卯進晉公爵爲王封十郡并前二十

小橋本復除租賦之半年讀白為是毛本五年并另起尤誤

郭太后在殯蓋皇練而出也

祥知拜之不可
然其自處何以
并在陽彪下也
厥後馮道受
郭威之拜復折
而事周是惟
大節不可奪
難

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
荀顛並詣王顛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
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
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
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
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
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丁亥封劉禪為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
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為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為
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獲璧玉印
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
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一玉之文殆述所作也

初自平蜀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荆豫諸軍犄角赴救七月
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叡副貳相國事以同魯
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造反亂聚集征行將
士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桀逆逼脅眾人皆使下議倉卒
之際莫不驚懼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
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
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說會
姦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眾西行討會
欲以稱張形勢感激眾心起出以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
益懷奮勵宜加顯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為鄉侯琇輔爵
關內侯起宣傳輔言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為部曲將
癸卯以衛將軍司馬望為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以中撫軍司

如此語文可以不載

馬炎爲撫軍大將軍辛未詔曰吳賊政刑暴虐賦歛無極孫休遣使鄧句勅交趾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爲兵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卽糾合豪傑誅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南郡聞興去逆卽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州郡開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譜等詣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又交趾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有山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爲督交趾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邊荒乃心欵誠形於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威遠震撫懷六合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衆稽服萬里馳義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旣使

興等懷忠感悅遠人聞之必皆競勸其以興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便宜從事先行後上策命未至興爲下人所殺冬十月丁亥詔曰昔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勳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旅以威暴慢至於愛民全國康惠庶類必先脩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遂使遺寇僭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方拓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闇巴漢平定孤危無援交荆揚越靡然向風今交趾僞將呂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合五縣請爲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衆叛吳以助北將軍爲號又孫休病

法久故當持罷
之必有以也當各
司馬美傳參
觀之

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心偽將施績賊之名臣懷疑
自猜深見忌惡衆叛親離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
此之甚若六軍震曜南臨江漢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
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興動大衆猶有勞費宜告諭威德開示
仁信使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孫彧昔
在壽春並見虜獲紹本偽南陵督才質開壯彧孫權支屬忠
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彧為副宣揚國命告諭吳人諸所示
語皆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筭自古之
道也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彧兼給事
黃門侍郎賜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
聽自隨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大將
軍新昌鄉侯炎為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
皆為太守都尉皆為令長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
除二十歲安彌福祿縣各言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胸臆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相國府庚戌
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
賜脩弟倚爵關內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遣使紀
陟弘璆請和五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耀
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則旁洽無外愍卹江表務存濟
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
委順方寶纖珍歡以效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
慰副初附從其款願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之于王
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
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

小橋本長金根
車六馬備五時
副車請句

佾設鍾虞宮縣進王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王子王女王孫
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薨壬辰
晉太子炎紹封襲位摠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
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迹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
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
何曾為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為司徒征東大將
軍石苞為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為車騎將軍乙亥葬
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
國致遠之勲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
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嗣王如
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
時年二十

魏世譜曰封帝為陳留王年五十八大安元年崩諡曰元

皇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
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
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
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
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已
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
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太平御覽引魏志曰何貞奏許都賦明帝奇之擢為比部郎
中此條檢之不得

君以此始以此終
評語可謂終而
始矣

十五夜校終

三少帝紀

夢禎

魏書

國志四

后妃傳卷第五

魏書

國志五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媯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

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
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
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
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
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
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
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
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
侯婕妤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
人視千石

武宣下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

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亭有黃

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旦曰此吉祥也
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爲妾後隨太祖左至洛及董卓爲亂太
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
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
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
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爲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
養之

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脩及清河長公
主劉早終丁養子脩子脩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
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
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
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却行立

小橋本東出
避難絕白表
紉連下

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遂不應太祖曰真訣矣遂與絕
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為嫡加有子脩丁視
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
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
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太
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
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若問
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 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尚華麗
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
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
者為偽故取其中者

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
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不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
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
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為難二十四年
拜為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
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太
祖崩文帝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
永壽宮

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
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為有司所奏文帝令
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
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
以為言 臣松之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

十亦有權數
若頭救植則
外廷必有武
姜叔段之謀
不以為言而
動以言或可
為耳

問周宣宣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言也魏書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爲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爲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廚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明帝卽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者詔下藏之臺閣永爲後式至泰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謚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七年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戶爲昭烈將軍

魏略曰初卞后弟秉當建安時得爲別部司馬后常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爲多邪后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爲足邪故訖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不益

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

魏略曰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

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

為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蘭薨子暉嗣

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於宮室常因侍從數切諫帝雖不能從猶納其誠款後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為變色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於亡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

又分秉爵封蘭弟琳為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女為高

小橋本蘭子
隆女絕句

貴鄉公皇后隆以后父為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為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為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為陳留王皇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為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

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廉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即后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逸薨加號慕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怪問之后答言

此豈女人之所觀耶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
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女博士邪后答
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已誠不知書何
由見之

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
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
匹夫無罪懷璧為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
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

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
其勞拊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
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顧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
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止寢

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

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
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

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
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
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今新婦舉頭姑
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
意遂為迎取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
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顧
擘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
納有寵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宮有寵者勸
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宴常勸帝言昔黃帝子孫

薄姬之通魏
豹穆后之嫁
劉璋文昭之
從袁熙皆以
相貴作合耦
相之為累也
其哉

蕃育蓋由妾媵衆多乃獲斯祚耳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后帝欲遣任氏后請於帝曰任既鄉黨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狷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衆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出之十六年七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權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

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小耳十餘日卽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嗟嘆曰此真孝婦也二十年十月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爲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卽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

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宮帝璽書迎后詣行在所后上表

曰妾聞先代之興所以饗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
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興內教今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
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任榮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
志願書三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
更迎后会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于鄴帝哀痛咨嗟策
贈皇后璽綬臣松之以爲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
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爲大惡
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爲小惡邪則不應假爲之辭而崇
飾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卞甄
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陳氏刪落良有以也

明帝卽位有司奏請追謚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
祠于陵又別立寢廟

魏書載三公奏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承
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
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
業至孝烝烝通於神明遭離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
陵大禮旣備至於先后未有顯謚伏惟先后恭讓著于幽
微至行顯于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
爲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
莫得而尚也案謚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
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謚曰文昭皇后是月
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
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
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

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並奏可之

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大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月后母薨帝制總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庫下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遷散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謚后兄儼曰安城鄉穆侯夏吳賊寇揚州以像爲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爲射聲校尉三年薨追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謚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韞皆爲列侯四年改逸

謚因故封連下

儼本封皆曰魏昌侯謚因故封儼世婦劉爲東鄉君又追封逸世婦張爲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_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

安溪先生之序
謬已甚

司馬鏡欲墓
魏至結宮中
之援

闕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為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為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為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真為之後承甄氏姓封真為平原侯襲公主爵

孫盛曰於禮婦人既無封爵之典况於孩未而可建以大邑乎真自異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爵違情背典

於此為甚陳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輔之職其可略哉 晉諸公贊曰真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真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即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頻繁為婚真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甄温字仲舒與郭建及真等皆后族以事宜見寵咸熙初封郭建為臨渭縣公真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戶温本國侯進為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真鎮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真温三人位特進真為人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貴當世真暮年官更轉為宗正遷侍中太康中大司馬齊王攸當之藩真與左衛將軍王濟共諫請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真

字有元 領板

由此出真爲大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中如故謚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衛將軍侍中位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經趙王倫齊王冏事故能不豫際會良由其才短然亦以退靜免之

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爲列侯毅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爲列侯后兄儼孫女爲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母爲廣樂鄉君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

魏書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謚敬侯母姓董氏卽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浮高唐令次女昱次卽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生而有異常

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爲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爲魏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爲嗣后有謀焉太子卽王位后爲夫人及踐阼爲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郭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嬖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脩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

郭字
作本

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為皇后

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為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為人

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為婚_後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

於時當別有科禁令不可考矣昔龍中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將士亦當緣此為辭耳

為妾也宜各自慎無為罰首

魏書曰后常勅戒表武等曰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

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柰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留譙宮時表留宿衛欲過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過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明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為騎都尉其年帝追謚太后父永為安陽鄉敬侯母董為都鄉君

郭太后身歿其宗親恩禮無改故陳氏不取然毛后賜死曾猶遺官曹氏之酷虐變祚難以常理推也

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為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為法青龍三年春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葬首陽陵西

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說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 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為人子可追讐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勅殯者使如甄后故事 魏書載哀策曰維青龍二年

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獻親奉冊祖載遂親遣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墟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離災殃愍予小子熒熒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

帝進表爵為觀津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遷詳為駙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為觀津敬侯世婦董為堂陽君追封謚后兄浮為梁里亭戴侯都為武城亭孝侯成為新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大牢表薨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為列侯詳薨子釗嗣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爲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卽帝位以爲貴嬪太和元年立爲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初明帝爲王始納河內虞氏爲妃帝卽位虞氏不得立爲后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紉還鄴宮進嘉爲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駮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

孫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關雎致淳風於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以情溺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旣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其此之謂乎

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三年嘉薨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謚曰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爲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後徙爲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遂沒入宮明帝卽位甚見愛幸拜爲夫人叔父立爲騎都尉從父

芝爲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爲皇后齊王卽位尊后爲皇
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謚太后父滿爲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
其爵封太后母杜爲邵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

魏略曰諸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侯

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惠出養甄氏惠及建俱爲鎮護
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值三主幼弱宰輔執政與奪大事
皆先咨啓於太后而後施行母丘儉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
而以爲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

晉諸公讚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疆問秦始中疾薨子嘏
嗣爲給事中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秦漢乘非其據宰割朝
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爲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
以爲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十二月十七日

校完后妃傳

夢禎

后妃傳卷第五

魏書

國志五

萬曆一十四年刊

魏志五

七

董二袁劉傳第六

魏書

國志六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為穎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穎

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歛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

吳書曰郡召卓為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袁隗辟為掾

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卓有才武膂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

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巳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

遷中郎將討黃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爲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碇北爲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絕卓僞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爲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衆而還屯任扶風拜前將軍封棗鄉侯徵爲并州牧

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爲少府勅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言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効命之秋吏士踊躍戀恩念報各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

卽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卹效力行陣六年以卓爲并州牧又勅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爲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州效力邊陲卓再違詔勅會爲何進所召

靈帝崩少帝卽位大將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鍾鼓如洛陽卽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

續漢書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家子父曰真真歿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光和三年立爲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

安漢先生云
再違詔勅而
進召之何其
州
兩召不來進
召便卓卓真
劇賊也

典畧載卓表曰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
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
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
至使怨氣上蒸妖賊逢蠱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饑乏
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
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
薪潰癰雖痛勝於養肉及溺呼船悔之無及

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其衆迎帝於北芒還
宮

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爲諸黃門所劫步出穀門走
至河上諸黃門旣投河死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兄
弟獨夜步行欲還宮闇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

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於北芒阪下 獻帝

春秋曰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
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率衆迎帝 典略曰帝望見

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
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

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
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 英

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
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
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
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
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

敗爲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
貢抱中取王英雄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
馬而行也

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爲進衆所殺

英雄記云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部曲將吳
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
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旻共攻殺苗於朱爵

闕下

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
衆故京都兵權唯在卓

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爲
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

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

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擁
疆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
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以及久不雨策免司空劉
弘而卓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爲弘農王尋又
殺王及何太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爲獻帝

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天地次者
君臣所以爲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欲
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
甲旣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
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
卓怒罷坐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

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禮無
 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
 邑著在典籍僉以為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
 陳留王仁孝宜即尊皇祚 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
 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
 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
 穢發聞損辱神器忝污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
 永樂太后暴崩眾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
 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允上有堯
 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
 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為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
 為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丁

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
 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卓以太后見
 廢故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

卓遷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又封卓母為池陽君
 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來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
 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眾
 睚眦之隙必報人不自保

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 英雄記
 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劔立搗殺之
 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節棄於道邊又收苗母
 舞陽君殺之棄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斂

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

萬下疑脫
一字

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爲婢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伉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爲毖瓊等通情賣已皆斬之

英雄記曰毖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爲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勅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乎乞更授他吏太守竒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爲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僚

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闕辭去卓送至閣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卽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謝承記孚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知孚爲瓊之別名爲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

河南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潛遣銳衆從小平北渡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華嶠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

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
內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庶沸蟻聚爲亂卓曰關中
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
者以我彊兵踣之可使詣滄海彪曰海內動之甚易安之
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
山下有成瓦窰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爲功
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
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
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
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 續漢
書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
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

案石苞室識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
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
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
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亾百無一在
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隆漢祚
而無故捐宮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糜沸蟻
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曰楊
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嶠函險固國之重
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
塼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
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
謂卓曰此大事楊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卽日令司隸

奏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卽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回百里
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埽地殄盡又
讖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 獻
帝記曰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
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熹殺之卓所愛胡
恃寵放縱爲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
欲令人呵之而況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槓殺之

卓至西京爲太師號曰尚父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轎時人
號曰竿摩車

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 獻帝記曰卓旣爲太師復欲稱
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爲師輔佐廟室以
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爲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爲巍巍

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又
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
遠近以爲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

卓弟旻爲左將軍封鄆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典兵宗
族內外並列朝廷

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
時尚未笄封爲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
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
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爲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爲使者
授印綬

公卿見卓謁拜車下卓不爲禮招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
府啓事

前所載尤近
度觀義真後
此其氣已衰
以避克人之
鋒耳

山陽公載記曰初卓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韓
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
為太師嵩為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
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
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皇耳卓
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 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
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
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
遂與嵩和解

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

英雄記曰郿去長安二百六十里

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卿已

下祖道於橫門外

橫音光

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

与公孫瓚全
奸雄得志後
鬼駭者比

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煮之未死偃轉
杯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
當有大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温時為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
之因天有變欲以塞咎使人言温與表術交關遂笞殺之

傳子曰靈帝時榜門賣官于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

樊陵司空張温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

熲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温有傑才陵能偶時皆

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于劉囂唐珍張顥之黨乎

風俗通曰司隸劉囂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 續漢書曰

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張顥中常侍張奉弟

法令苛酷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冤死者千數百姓嗷嗷道路

以目

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翬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清爲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于是愛憎互起民多冤歿

悉椎破銅人鍾虜及壞五銖錢更鑄爲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鑿于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

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爲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爲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躡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裹甲而入卓旣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旻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爲其羣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卽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於郿者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爲之丹守尸吏暝以爲大炷致卓臍中以爲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郿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竒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

長安士庶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歿

蔡邕與伯喈
謝安重伯喈
一歎不足為
累且十年
命三日同書
朝廷自誅
自士自感
知之不方
私道美也

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音允責邕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為王臣世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使叔付廷尉邕謝允曰雖以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患入願黥首為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誦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謫議遂殺邕臣松之以為蔡邕雖為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為天下所毒聞其歿亾理無歎惜縱復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也史遷記傳博有奇功於世而云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此

非識者之言但遷為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矣既無懼於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謗已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張璠漢紀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從名聞天下義動志士及還內寵惡之邕恐乃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為太尉辟為掾以高第為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遂至尚書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為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將殺邕時名士多為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

歿

初卓女婿中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

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肅

魏書曰輔恆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鉄鎖致其
旁欲以自彊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
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兌下
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即時殺越 獻帝記
云筮人常為越所鞭故因此以報之

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營中驚輔以為皆叛乃取金寶獨
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
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催等還輔已敗眾無所依欲各散歸
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為用賈
詡策遂將其眾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眾十餘萬
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

支字疑為
錯當改上
支字為文
字支胡
號也
王司徒失著
在此

安漢先生云
疎狂

修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催之叛允
乃呼文才整脩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温顏謂曰關東鼠
子欲何為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
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城陷與布
戰城中布敗走催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狼籍
誅殺卓者尸王允於市

張璠漢紀曰布兵敗駐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以去允
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
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
念催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奐
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
王允挾天子上宣平城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

密於卓而漏
於催等跌
而旗亦矣

頭帝謂催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催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讎弗敢爲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允窮逼出見催催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爲從事遷河南尹尚書令及爲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天子以下皆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華嶠曰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於忠義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不義伺間不爲狙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也

葬卓於郿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擲催爲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汜爲後將軍美陽侯稠爲右將軍萬年侯催汜稠擅朝政

英雄記曰催北地人汜張掖人一名多

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馬騰等降率衆詣長安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西將軍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長安已爲內應以誅催等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騰騰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

獻帝記曰是時新遷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繒以與之李傕弗欲曰宮中有衣胡爲復作邪詔賣廐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廐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邸閣儲侍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上意不可拒傕不從之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衆

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傕兄子利隨稠利還告傕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傕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

出關從傕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

汜與傕轉相疑戰鬪長安中

典略曰傕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傕與汜婢妾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開之會傕送饋妻乃以豉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傕復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傕質天子於營燒宮殿城門略官寺盡収乘輿服御物置其家

獻帝起居注曰初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亡告傕者傕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下心諸君作此非是也

表宏漢紀婢妾下有私字

遲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催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饑色時盛暑熱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催曰朝舖上飯何用米爲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上封事曰催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紓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顯其罪也帝納之初催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催以司徒趙溫不與已同乃內溫塢中溫聞催欲移乘輿與催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際以成千鈞之讎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

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輔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催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溫與催書問侍中常洽曰催弗知滅否溫言太切可爲寒心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

催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

華嶠漢書曰汜饗公卿議欲攻催楊彪曰羣臣共鬪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歸之

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

獻帝起居注曰催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

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爲又於朝廷省門外爲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訖過省閣問起居求入見催帶三刀手復與鞭合持一刀侍中侍郎見催帶仗皆惶恐亦帶劔持刀先入在帝側催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爲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催喜出言明陛下真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劔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禎催州里素與催通語催所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爾此國家故事催意乃解天子以謁者僕射皇甫酈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催汜酈先詣汜汜受詔命詣催催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

府從冊

等邪必欲誅之君爲涼州人觀吾方略士衆足辦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催有膽自知之酈答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董公之彊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爲內主外有董曼承璜以爲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縣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爲上將把鉞杖節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爲輕重邪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爲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爲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催不納酈言而呵之令出酈出詣省門白催不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邈爲催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辭又謂酈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爲太尉李將軍

委三六
一五十四
力也酈答曰胡敬才卿爲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邈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酈言我累世受恩身又常在幃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爲李傕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酈答語切恐傕聞之便勅遣酈酈裁出營門傕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還答傕言追之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傕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傕自以爲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巫

傕將楊奉與傕軍吏宋果等謀殺傕事泄遂將兵叛傕傕衆叛稍衰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

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卻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卻旣度橋士衆咸呼萬歲

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鄙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汜走南山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傕汜悔遣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傕汜大戰奉兵敗傕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入弘農

獻帝記曰時尚書令士孫瑞爲亂兵所害三輔決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爲學門瑞少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卓旣誅遷大司農爲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

等爲公皆辭拜讓瑞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澹津亭
侯萌萌字文始亦有才學與王粲善臨當就國粲作詩以贈
萌萌有答在粲集中

天子走陝北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入
家屋中

獻帝記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
農人從此已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
前爲陝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顧覆况今無師太尉謀是
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高不
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
扶中宮一手持十疋絹乃取德絹連續爲輦行軍校尉尚
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衆

後漢書注
中作舊故
河師猶時
有頃覆
謂不絕如
纜

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刃櫟斷其指
舟中之指可掬

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
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爲征東才爲征西樂征北將軍並與奉
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還所略宮人公卿百官
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

魏書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
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
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閣或自齎
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
諸營壁民爲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爲校尉御史刻
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

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荆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爲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揚間爲劉備所殺

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暹失奉勢孤時欲走還并州爲杼秋屯帥張宣所邀殺

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催夷三族

典略曰催頭至有詔高縣

汜爲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郿濟饑餓至南陽寇略爲穰人所

殺從子繡攝其衆才樂留河東才爲怨家所殺樂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爲衛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起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爲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從張魯後奔劉備死於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華嶠漢書曰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爲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爲名臣章帝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京弟敞爲司空京子陽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爲公 魏書曰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

紹與卓術合傳以牛驥共阜矣

游俠之歸心
為亂首諸表
是已曹操所
語王倫者上之
人當圖之於
形也傷事在
武紀荆州平
下

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為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術
異母兄也出後成為子 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部
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
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
紹有姿兒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
將軍掾為侍御史

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為郎弱冠除濮陽
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禮畢
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
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
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表本初坐作聲價
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隗聞

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
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
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況於所後而可
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
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
誅諸閹官

續漢書曰紹使客張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
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為海內除
患進以為然遂與紹結謀

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詣進謝
唯所錯置時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而進不許令
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

紹勸進各董
卓為謀不
滅漢室破
壞而表宗先
受其殃天下
之罪魁也

進意既全給
為司隸東議
忠之出豈不
牙武吏執取
渠魁盡之於
獄反掌可以
集事徒見主
甫既誅陽球
旋亦受禍欲
措其身於萬
全之地惟望
之早斷不敢
自決耳

選温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陞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遂殺之宮中亂

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內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為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為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竝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也今為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改變脅進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為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進不從遂敗

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為太傅紹偽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

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冲闇非萬機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冲未有不善

一去甚好
未可以成
敗論也

宣聞天下公欲廢適立庶恐眾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臣松之以為紹于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諮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為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屈彊為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哮闕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

紹既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苾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顥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為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

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拜紹勃海太守封邳鄉侯紹遂以勃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為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為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為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

英雄記曰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彊吾士饑乏設不能辨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為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

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諝

紹此舉更說方起兵討卓以廢弒之帝為詳乃飲尊注疎宗蹈其覆轍其後終以獻帝君臣之好不固疑未與奉迎由日操先之使號令為他人所做不戰而成敗異勢

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
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曰爲之奈何諶曰公孫
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
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
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爲將軍計莫若舉冀
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
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
勿疑馥素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
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
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
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
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

乃讓紹

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彊弩萬張屯河
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
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
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
散雖有張揚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
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
閣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齋
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

紹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

沮音蒞

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

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
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

可與隆中對
登壇語韻

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
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
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
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
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為
監軍奮威將軍

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
才歷二縣令又為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
辟焉 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為年與
字合必能克平禍亂

卓遣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脩齎詔書喻紹紹使河內
太守王匡殺之

後漢書作

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尚東平張
邈等八人並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八厨 謝承後
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
匡受表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徇軍班與匡書云自古
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 劉向傳曰擲鼠忌
器器猶忌之況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為藩屏幼主在
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
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
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
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恚
卓遷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
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

爲一體今爲血讎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
令臨僕尸骸也臣得書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於獄班嘗
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

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當是時豪俠多附
紹皆思爲之報州郡鋒起莫不假其名馥懷懼從紹索去往
依張邈

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時爲馥所不
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策拔刃
登屋馥走上樓収得馥大兒槌折兩脚紹亦立収漢殺之
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見圖構無
何起至溷自殺

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
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
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餘人爲方陣騎爲兩翼
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
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爲先登
彊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久在涼
州曉習羌鬪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
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
前衝突彊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
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
橋瓚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
餘衆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

破不爲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進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却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關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彊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焉紹旣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

心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杆衛送到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髮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佯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陛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

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麴義後恃功而驕恣紹乃殺之

安漢先生云紹自此之後舉權不定矣

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

獻帝傳云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存主卹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眾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

後之權衡不密為此二語所誤者多矣

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案此書稱郭圖之計則與本傳違也

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鄆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為太尉轉為大將軍封鄴侯

獻帝春秋曰紹恥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太祖聞而以大將軍讓於紹

紹讓侯不受項之擊破瓚於易京并其眾

典略曰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赤德衰盡表為黃胤宜順天意紹以苞密白事示軍府將吏議者咸以苞為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九州春秋曰紹

許靖猶當如
孔况鄭康成
乎

紹不從以季
之謀所以先敗
不聽出長子之
諫所以連史
家撮錄之乃
一傳之綱也

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
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為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
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為矣 英雄記載
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
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如此之文則玄無病而
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

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諸
兒各據一州也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
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
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
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譚始至青

州為都督未為刺史後太祖拜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
不過平原而已遂北排田楷東攻孔融曜兵海隅是時百
姓無主欣戴之矣然信用羣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不知
稼穡之艱難華彥孔順皆姦佞小人也信以為腹心王脩
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
至令草竊市井而外虜掠田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
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於竄伏丘野之中放兵
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
分不入一招命賢士不就不彊棄軍期安居族黨亦不能
罪也

又以中子熙為幽州甥高幹為并州眾數十萬以審配逢紀
統軍事田豐荀諶許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率簡精卒十

萬騎萬匹將攻許

世語曰紹步卒五萬騎八千孫盛評曰案魏武謂崔琰曰
昨案貴州戶籍可得三十萬衆由此推之但冀州勝兵已
如此況兼幽并及青州乎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
之矣獻帝傳曰紹將南師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
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
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
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
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
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
河朔之彊衆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
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兵義無敵

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官許都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
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
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爲公懼
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曰不義況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
公師武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
慮之失也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
以亡也監軍之計計在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
之圖等因是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
之夫臣與主不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
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疑焉乃分監軍爲三都督使授
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合而南

先是太祖遣劉備詣徐州拒表術術死備殺刺史車胄引軍

安溪先生云本初景升何其有事相似。按右用曰豈之言即使許不可援而紹據臨太湖以爭其北徐州出兵擾其東南過於彭越之在梁據奔命不暇矣

李善文選注云紹征曰布諸史不載蓋史者也

屯沛紹遣騎佐之太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

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及臻吕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閭遺醜

本無令德僥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劔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蹙威柄異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裂割剥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臬縣之戮妻帑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仿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唯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

天下之人豈可盡欺發遣之云結為探所嗤耳
後漢書作早侮王僚則官字乃官之訛

此事不知信否文選注云曹瞞傳云曹操破其天子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似緣此概而寔之者也
此因其法令必行而動搖之

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充土之民而有天造於操也後會鑾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部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負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

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嗟吁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翼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苞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疆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路瓚亦梟夷故使鋒芒坐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乃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

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
前荊州下宛葉而倚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
以炳飛蓬覆滄海而沃燹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
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
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
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此陳琳之辭

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狹
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與良戰破斬良

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
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
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
資我雖克公孫衆實疲弊而將驕主怙軍之破敗在此舉

也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爲羸弱姬今之謂也

紹渡河壁延津南使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戰
禽紹大將紹軍大震

獻帝傳曰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
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
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
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屬郭圖

太祖還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
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
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
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太祖乃爲發石
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

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旛動而鼓說曰旛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

紹爲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破瓊等悉斬之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衆降紹衆大潰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衆僞降盡坑之

張璠漢紀云殺紹卒凡八萬人沮授不及紹渡爲人所執詣太祖

獻帝傳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爲軍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表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太祖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

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表氏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

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旣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豐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闒官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表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爲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

亦慚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

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害。皆此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死。紹愛少子尚。貌美。欲以爲後。而未顯。

安漢先生云
論合中庸
是或一道然
評攸終爲操
所輕矣

三二四 四百九十三
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劉氏愛尚數稱其才紹亦竒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紹死劉氏性酷妬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

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已害緣紹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自號車騎將軍由是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

英雄紀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爲親善

太祖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欲分兵益譚恐譚遂奪其衆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於黎陽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退入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尚遂舉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

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飛於干於無極游於

安溪先生稿
蓋有之或欲
云謀論如此
表其具心矣

二壘使股肱分爲二體背脊絕爲異身昔三王五伯下及
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
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固家嗣未有棄親即異其本
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讎士
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
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續
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讎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
好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異州不弟之傲旣已然矣
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爲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
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
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棄捐前忿遠思舊義復爲母子
昆弟如初又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閱伯實

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
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
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彊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
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
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
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
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
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
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畧克已復禮當振旆
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
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爲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
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鶴望異聞和同之聲若其

泰也則表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盡不從。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啗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踈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歔而行鍼叔之鳩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賸而立輒蒯賸為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為可以拒之是以蒯賸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紕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謀先公謂將軍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亞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彊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為鴈行賦為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剥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為賜謂為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啻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啗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髮膚

觀此二語則
未稱本生之親
不復系以父
母之名矣

音中是有
音金屋
音中是有
顏如玉

萬曆二十四年刊

少章云唇字
衍下云首尾
受敵由唇各
辰叛也

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
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
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
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
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
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
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
時外爲禦難內實乞罪旣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
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
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
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鬪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
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已復禮

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
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
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
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
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弊州
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
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
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
度事宜錫以環珞 典略曰譚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旣劫
於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

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翔叛尚歸太祖譚復
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

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
 去鄴五十里由欲為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
 祖遂進攻之為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
 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
 柵門閉入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為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
 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
 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
 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
 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
 圍太祖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太祖遂圍之未
 合尚懼遣陰夔陳琳乞降不聽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
 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
 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
 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
 莫不歎息遂斬之

配於廢立之際從主於昏雖能死不得與沮授比

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
 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為治中別駕并總幕府
 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
 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
 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
 毗在軍聞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
 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
 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
 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卿城

資暉史籍
罪人

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
 公復謂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
 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
 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
 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
 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
 令北向曰我君在北 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表暉獻帝春
 秋竝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於門中既敗逃於井中於井
 獲之臣松之以為配一代之烈士表氏之死臣豈當數窮
 之日方逃身於井此之難信誠為易了不知資暉之徒竟
 為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
 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寔史籍之罪人

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為刺史太祖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
 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眾太
 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
 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
 及圖等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
 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表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
 令曰違命者斬眾莫敢語各以次軟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表
 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
 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與大事當
 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
 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遣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

此類皆勒石太學門耶

祖征幹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已愛故也

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烏丸尚熙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

典略曰尚為人勇力欲奪取康眾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為說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廐中然後請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奕尚字顯甫吳書曰尚有弟名買與尚俱走遼東曹瞞傳

云買尚兄子未詳

太祖高韓珩節屢辟不至卒於家

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

表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為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之將廢帝以術為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歛無度百姓苦之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

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為賊

二事亦是撮舉其敗亡之由

獻帝幼冲重
卓擅命何可
比於子胥哉
術書雖非本
情於事理則
稍分明

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
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
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
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
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
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
胥可復北面乎違天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叡有
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
會亂尚未厭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
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為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
卓必為禍害以信徇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
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於

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
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讎况非君命乎悽悽赤心志在滅卓
不識其他

引軍入陳留太祖與紹合擊大破術軍術以餘眾奔九江殺
楊州刺史陳温領其州

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温字元悌汝南人先為楊州刺史自
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為兵所殺袁術更用
陳瑀為楊州瑀字公瑋下邳人瑀既領州而術敗於封丘
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
歸下邳如此則温不為術所殺與本傳不同

以張勳橋蕤等為大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以術為
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

碑節拘留不遣

三輔決錄注曰日碑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碑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碑謂術曰卿家先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

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又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為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並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

當時人心歸操其言至此早知其漢賊者不過數人而已
小橋本以欲言營私何耐請由有犯死不能也

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為足下當勦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興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今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眾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弈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焜之符命遂僭號

典略曰術以表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

又見識文云代漢者當塗高也自以名字當之乃建號稱仲氏

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梁肉

置公卿絕白
祠宇連下

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歛

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爲呂布所破後爲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嵩山復爲所拒憂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表譚發病道死

魏書曰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英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彊者兼之耳加表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彊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 吳書曰術旣爲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衆絕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厨下尚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櫛牀上歎息良久乃大咤曰表術至於此乎因頓伏牀下嘔血斗餘而死

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耀拜郎中耀女又配於權子奮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

范書以表為魯恭王之後而此注無聞焉

實者南蠻之名宗賊即宗賊後漢書注則云宗寧共為賊

吳度可人

張璠漢紀曰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褚恭劉祗田林為八友或謂之八顧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暉字公孝為八友謝承漢書曰表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行過乎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遠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

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為北軍中候靈帝崩代王獻為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

司馬彪戰略曰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表術屯

魯陽盡有南陽之眾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眾不附表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表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眾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

異度之計曰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眾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眾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表術之在南陽也與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為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能勝表李催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羲諫表表不聽漢晉春秋曰表答羲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肯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

此由孫所謀
作前午却以
觀世事者也

羲辭疾而退終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遂服從

長沙太守張羨叛表

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

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

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碁母闔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閒觀天下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存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眾

喪亂中經籍
不遂泯絕
宜定翰有此非
可表無遠略
嘆為不急
表不助紹以
綴探後則失
合縱之勢雖
欲保江漢閒
其可得乎

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爲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荆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爲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

傅子曰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爲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

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心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爲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

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爲後而蔡瑁張允爲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爲江夏太守衆遂奉琮爲嗣琦與琮遂爲讎隙

典論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爲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

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乎巽對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

傅子曰巽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爲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荊州目龐統爲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嘏別有傳漢晉春秋曰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旣

人心走解遺之
必相率而潰將
又凡材豈能
一時之幸琮之
勢比于張繡
未能拊循其
衆者又已莫
徒爾覆宗不
納為愈

降劉備已走必解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
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
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
機不可失也琮不納 搜神記曰建安初荊州童謡曰八
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
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
者謂劉表妻死諸將竝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
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
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荆
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
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太祖平
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荊州刺史

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

魏武故事載令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復先疆與秦爭
衡荊州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
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
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蔑萬里之業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
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
之棄并州竇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
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賤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
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為諫議大夫參同軍事

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為光祿勳

蒯子曰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
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官進猶豫不決越

知進必敗求出爲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彊大
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
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
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
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高大鴻臚

先賢行狀曰高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
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酈西山中黃巾起
高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爲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
高正諫不從漸見違忤奉使到許事在前注荆州平高疾
病就在所拜授大鴻臚印綬

羲侍中

羲章陵人

先尚書令其餘多至大官

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彊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
家典故爲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
問先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
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願修章
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爲
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
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旣無忠義之
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
若即蚩尤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荆
州平先始爲漢尚書後爲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
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
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曹芳夙有才智謂可

不疑可與楊
脩爲類

與不疑爲儔及倉舒卒太祖心思不
欲除之文帝諫以爲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
犖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 世語曰
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
生芬香聞數里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
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
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

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

臣松之以爲桀紂無道秦莽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後衆惡
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
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寔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

言爲當但評旣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爲重袁
術無毫芒之功纖介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
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
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

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
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聞善而不能納
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壓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
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安溪先生云
此評甚好

乙未十二月二十日校完 禎釋

乙未十二月二十日

董二袁劉傳第六





卷之五